

激情青春·当代作家致中学生丛书

镜中的你和我

肖克凡 著



新蕾出版社



90214723

镜中的你和我

肖克凡 著



新蕾出版社

SCG45/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中的你和我／肖克凡著. —天津：新蕾出版社，2000. 1
(激情青春·当代作家致中学生)

ISBN 7-5307-2334-0

- I. 镜…
- II. 肖…
-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5756 号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om

地 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300020)

电 话：总编办 (022)27301675

发行部 (022)27221133 27221150

传 真：(022)2730167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850×1092 毫米 1/32

字 数：65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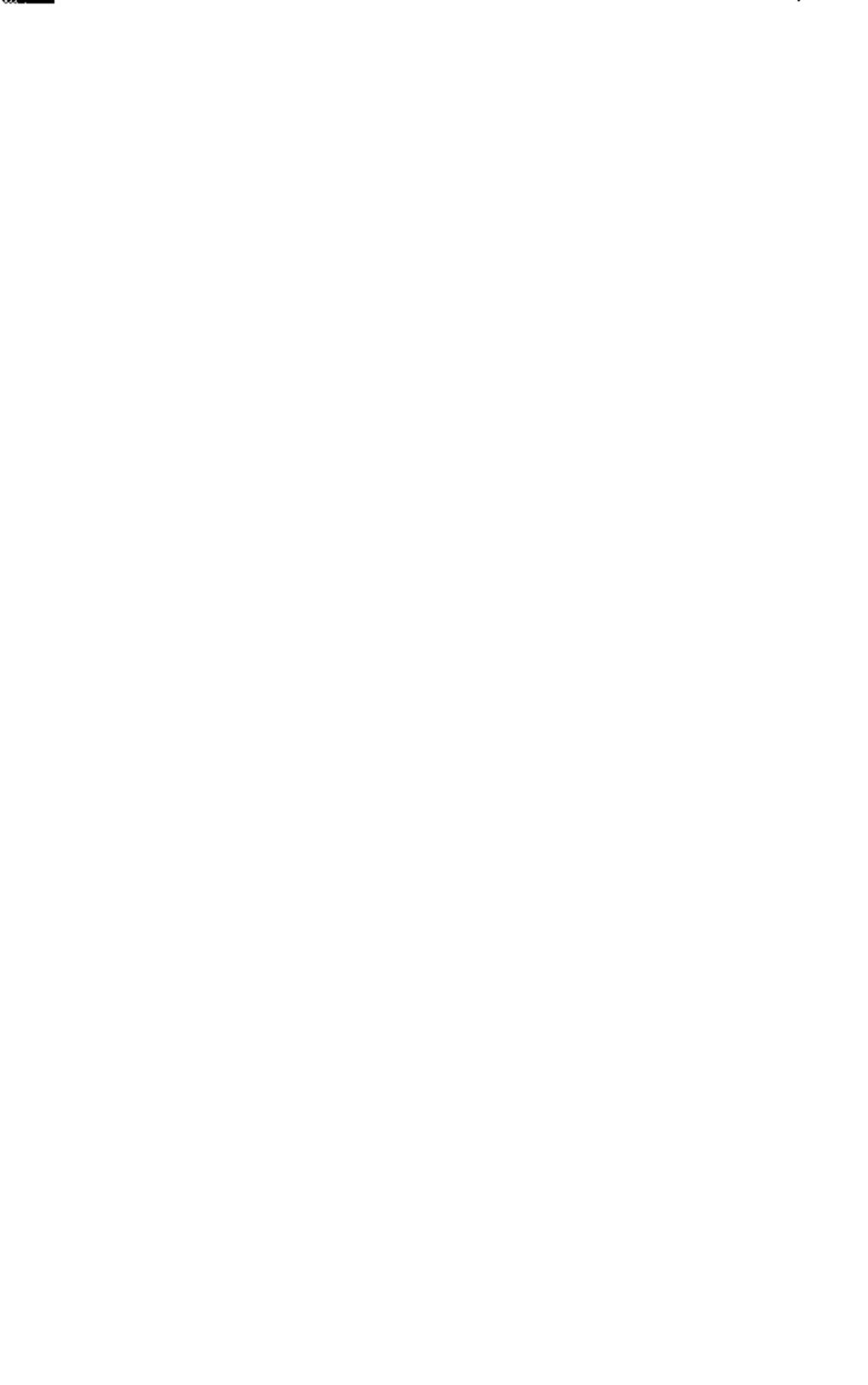
插 页：2

印 张：4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定 价：6.00 元



自己长大。

长大，毕竟是不可阻挡的事情。青少年时代的阳光，为我们提供了勇往直前的勇气。

同时，青少年时代的情感积淀，也就成为我们精神银行里的一笔巨大的财富，终生受用。

于是面对生活，我们唱着青春进行曲，朝前走去。于是这册散文集里一篇篇文章，也就成为人生之旅的记录。

目 录

自序	1
成长的代价	3
走向坚强	7
我的词典	11
童年风筝	15
生命星辰	18
生锈的英雄	21
享受尴尬	27
思念米兰	32
朦胧黄山	36
梦里梦外	39
人子课程	44
怀念冬季	51
老式电车	57
戒烟	65
一只小鸟	73

绿色启示	76
骗子的玫瑰	79
真海	81
寂寞絮语	84
关于想像力	86
读书随想	89
难忘最高水位	93
逆旅童话	96
旱季虚拟	99
为往事干杯	104
我梦见了毛泽东	108
昨日香港	113
槟城的清晨	117
我看见了世界杯	121



逝去的时光，渐渐形成
一面镜子。当我回首往事的
时候，总是在镜子里看到自
己的身影。……镜中的我已
经穿越了时间隧道。此时，我
正向着你大步走来。

成长的代价

一家报纸要我写个简历，说是要将我介绍给读者，我就写了。当写到“迄今担任最高行政职务”时，我回首望着自己的少年王朝，笑着写下六个字：中国少年先锋队大队委员。

是的，迄今我所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就是少先队大队委。在如今和尚也要评职称，存车处大娘也要定级别的年代，我不知道少先队大队委能够折算成一个什么官位。我想恐怕难以使我享受科级待遇。然而少年时代肩上扛过“三道杠”毕竟是一段光荣的历史。我因此而怀旧。我知道，如果怀旧情绪过于强烈，往往是心态衰老的表现。但是少年的往事又的确令人难以忘怀。

说起来我的所谓官运，其实都集中在小学的那段时光里。小学一年级，我是班主任（就是如今的班长）。小学二年级，戴上红领巾我就成为中队主席。到了小学三年级，我荣升少先队大队副主席。真可谓官运亨通风头出尽。三年级之后，我的官运终于走到尽头。直到今天仍无起色。如今我儿子级别也已高过我。他读初中的时候就身居小组长要职，属于中层干部，类似工厂的车间主任。

谁让我早早就将一生的官运统统享用了呢。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悔之晚矣。

由于我的官运完全集中在小学的三年里，所以追悔莫及的事情也大都发生在那一段时光。回忆那一段时光我总是想起小学一年级的同学郭庆来。郭庆来只读了一年就从我们班上消失了，如白驹过隙。以至多年之后大家聚在一起回首往事的时候，很多同学根本不能记起郭庆来的存在。然而郭庆来确曾存在。

那是“节粮度荒”的第二个年头。我们在一所全市著名的小学读书。后来我知道学校对面的那个大院子就是当年清朝逊帝溥仪曾经住过的地方。他随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秘密前往长春充当满洲国皇帝，就是从这里上路的。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故事，只知道我们处于缺少粮食的时代。郭庆来就是那个缺粮时代里随时受到饥饿威胁的男孩儿。

郭庆来父母双亡，与叔婶一起生活。叔婶也有一群孩子。这样他的胃口就常常成为一只空荡的袋子。记得卫生老师来班上检查学生身体时，用大拇指挨个去摁我们的脑门儿。摁到他，出现一个大坑：浮肿。学校立即发给他二斤黄豆，郭庆来用帽子盛着，拿回家去了。后来他依然浮肿，而且脸总是很脏，使人想起电影《渔光曲》里的小猴儿。不知为什么，那时候我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同情心。

由于我是班主任，自我感觉往往极其良好。虽然还只是个小孩子，但行走坐卧总是做深沉状，一派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样子。回忆起来，那一段时光可能是我生命之中最为得意忘形的日子。我在班里很是活

跃，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我，立即就会出现重大意外似的。因此我的视野也比较开阔，很像一个袖珍警察。

那是一个有雾的早晨，我走在大街上。路过一家早点部，隔着窗子我看到郭庆来正在那里舔碗。所谓舔碗，就是人们喝罢米粥起身离去，而那只空空荡荡的碗里必然残存着些许汤汁，饥饿难当的郭庆来就捧起桌上的一只只空碗，舔食汤汁以充饥。郭庆来的舔碗使我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当时我就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尽管我的肚子也吃不饱。接连几天，路经早点部我都看到郭庆来在那里舔碗。他的舌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是在第三天才想起去告发他的。如今我无法记起当时是出于什么动机。似乎觉得告发郭庆来的舔碗行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我从小就向往光荣，因此做了不少错事。

我们的学校确实是一所优秀的学校。记得中苏关系尚未破裂的时候，我们学校与列宁格勒的一所十年一贯制学校是友好学校，外事活动频繁。面对全民饥饿，我们的学校依然十分注重学生的操行。颇有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的校风。因此我的举报使校方大为震怒。上第一节课的时候郭庆来即被教导主任传训。我永远不能忘记当他得知是我将他举报的时候，向我投来的一瞥。

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目光。这种目光后来我又见过一次——那是一只即将被杀的鸽子。

好多天我都没有见到郭庆来的身影。后来，就放寒假了。寒假结束开了学，还是没见到他——直到今

天。

这就是发生在我的少年王朝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举报。如今我也无法重新评价自己的行为。我只记得郭庆来是个十分瘦小的男孩儿，总是眨动着一双无助的大眼睛。如今他是不是已经长成彪形大汉了？真是不得而知。我真心希望他能读到我的这篇文章。我也真心希望他能够谅解我。

假如我是郭庆来，我就不谅解当年举报我的那个人。因为他的举报给我带来了厄运。

唉，追忆逝水年华真是欲说还休啊。
好在我已经长大了。

走向坚强

小学三年级开学不久，依照惯例要在班里设置一名大队委。记得那天老师站在黑板前面，要大家选举。见民主空气如此浓烈，同学们就纷纷举手提名。选票大都集中在三四位同学身上，我是其中之一。回想起来，那时候我还是颇有人缘的，胜过今日十倍。于是我当选了，由中队主席而戴上“三道杠”。在学校大队委员会的分工中，我又荣幸地成为大队副主席。真可谓少年得志了。

从小我就向往功名。戴上“三道杠”犹如站在艳阳天里，却从来没想过天要下雨。不久，家庭生活起了动荡，整天心事重重的，我的学习成绩开始滑坡，用今天的时髦术语来说就是从甲 A 降入甲 B。四年级了。一天蔡老师将我叫到办公室（那时叫预备室），说肖克凡你不能再担任大队委了。

面对突然的打击我显然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泪水立即涌满眼窝。

蔡老师说，你哭什么！是不是还想戴那三道杠啊？

我竟然点了点头。

蔡老师说，不行。你不但不能担任大队委了，就

连中队委你也不能担任。

我终于止住泪水说，那好吧，我就当一个普通的少先队员吧。

蔡老师说，不行，我要你担任小队委。

这对我又是一个打击。要么从三道降为两道，要么一撸到底成为“白板”。可老师偏偏赐我戴“一道”。如今我明白了，老师是要我做到能上能下。然而我自暴自弃，拒绝担任小队委职务。

蔡老师勃然作色说，你必须担任。我知道一切都无法改变了，只得接受这个现实。放学回家，我也没向家长提及此事。

第二天，班里的新任大队委走马上任，他是一个画家的儿子。过了几天老师要少先队干部们交钱买符号。记得三道杠的符号是五分钱，没想到一道杠的符号也是五分钱。等价而不等值。符号发下来了，我不声不响将它收藏起来。

我的家离学校很远。同时我戴“三道杠”很是引人注目。如今成了“白板”，邻居的孩子们聚在一起，纷纷猜测我已被撤职。于是我成了他们私下议论的中心。

我感到非常被动。

蔡老师再次找我谈话，责问我为什么不戴小队委的符号。我默不作声。蔡老师说，你如果不戴小队委的符号，明天就不要来上课了。

我害怕了。第二天我只得戴着“一道杠”走进学校。其它班级的同学有的不知我已遭贬，就惊讶地看着我。我风光尽失，邻班的几位差生见状十分得意，叫我“下台干部”。从那时候我就懂得了什么叫做度

日如年。

无论如何我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一道杠”。

我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秘密生活。放学路上,我走到僻静之处,就迅速摘下肩头的“一道杠”,悄悄藏在书包底层,之后若无其事走回家去。上学路上,临近学校我则不失时机地将符号戴在臂上,然后走进校门。以此,我维护着自己的尊严。蔡老师以为我驯服了,很高兴。每天路上我的一戴一摘,都使人想起革命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就这样,我上瞒家长,下瞒邻居,渐渐成了一个机警过人但心理负担沉重的学生。我的心底,似乎比别的孩子多了一个世界。

学校开展慰问孤老活动。大队旗在前,中队旗随之,高唱队歌浩浩荡荡。我则臂佩“一道杠”手持小队旗走在队列之中。这时我发觉队伍是朝西北方向走去的,离我家住的那条街越来越近。我慌了,知道自己个子太高,走在队伍里显山显水,很难隐藏。

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一眼瞥见几个熟悉的身影,正在指指点点议论着什么。这一定是邻居的孩子。蓦地我觉得人们目光同时向我投来,灼得我无地自容。我的脚步沉重起来,两眼发黑。

我知道一切都完了,自己精心维持的那份自尊已经被打得粉碎。懵懵懂懂随着队伍朝前走去,我心中一片空白。

慰问孤老活动结束了。我独自跑到墙子河边,看着河中的黑水发呆。不知为什么,心情渐渐轻松起来,似乎愁云已散,人也得到解脱。我起身朝回家的方向大步走去。无论路途多么遥远,孩子总是要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成年之后我才懂得,“回家”乃是文

学的一大主题。记得那天进了胡同迎面遇到一个比我两岁的男孩子。我对他说，告诉你吧，我已经不戴三道杠了。那男孩子眨着一双大眼睛，无言地看着我。

父亲恰好在家。进了门我就对他说，爸爸，我已经不戴三道杠了。听了这话，父亲的目光凝固了一个瞬间。

从此，我走向坚强。